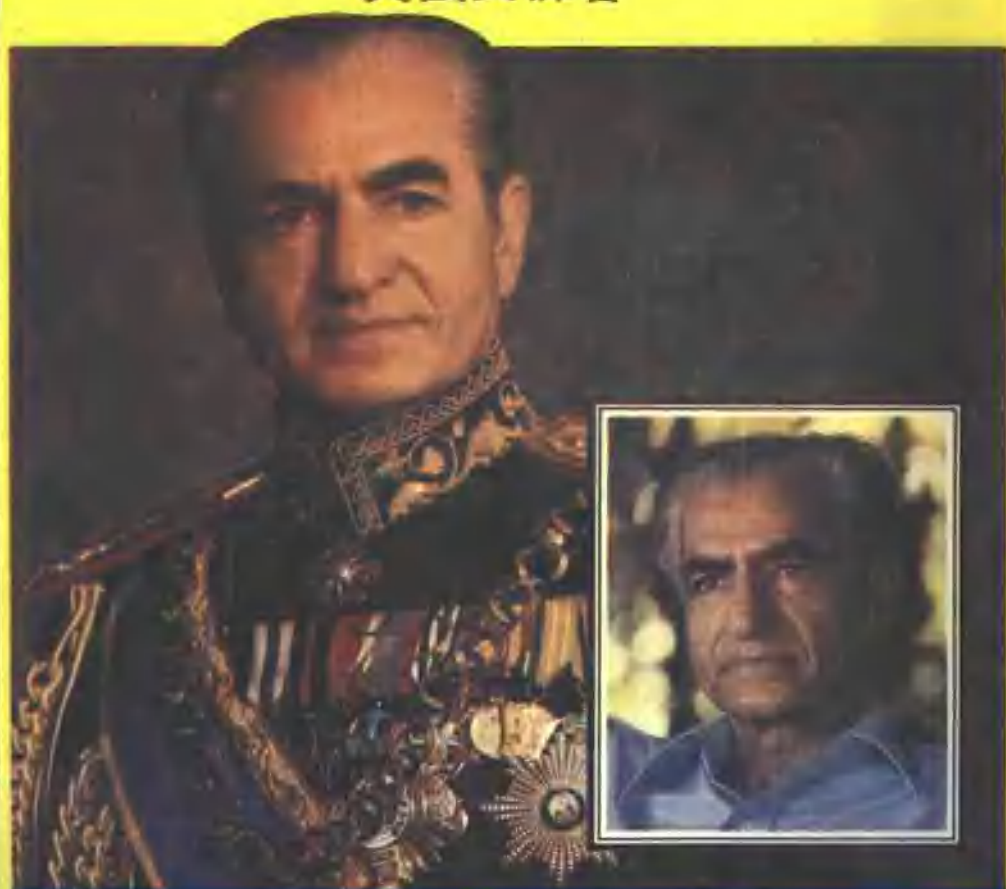


全 譯 本

巴勒維回憶錄

穆罕默德・雷薩・巴勒維遺作

吳國文譯著



金川出版社印行

吳國文譯著

巴勒維回憶錄

天系研

金川出版社
印行

此書正進行申請著作權中請勿翻印。

巴勒維回憶錄

著者：吳國文禪著

出版者：金川出版社

發行人：李孔忠

地址：臺南市法華街147巷21號

電話：(062) 255704

郵撥：34986號

中華民國69年10月15日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0373號

定價：80元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ANSWER TO HISTORY

MOHAMMAD REZA PAHLAVI

THE SHAH OF IRAN

向歷史交待

弁 言

有些史料的著述，部份可收入史乘，有些記述某種事件的，僅可視為某種事件的實錄，而這本書，則可兼作史乘和當代事件的實錄看待。

這本「向歷史交待」，係伊朗遜王巴勒維（Mohammad Reza Pahlavi）死前不久所完成的述錄。巴氏生前曾感嘆地說是在「和時間賽跑」，蓋其昔日盟友號稱世界強的美國，曾幾何時，而今竟遭執拗任性的伊朗拘留其人質。巴氏指稱半個世紀以來，伊朗乃美國和蘇俄勢力角逐的場地，由於柯梅尼（Khomeini）政權的魯莽將事，導致伊朗國事日非，最後其利益必為俄國獨自攫享。至遲到一九八三年，蘇俄勢力將達巔峰狀態，屆時西方將面臨空前危機而束手無策。

ynt03 / 14

當巴勒維流亡巴哈馬（Bahama）、墨西哥（Mexico）、美國、巴拿馬（Panama）以迄埃及（Egypt）期間，即着手寫此述錄，內容蘊括伊朗王朝重要事件和經驗，書中述及的英雄偉人和普通角色咸屬真實人物，故而引起美國讀者的驚訝和搶讀。

巴勒維揭露了當前石油政治的內幕，和盤托出他與美國總統自羅斯福，以迄卡特（Carter），以及邱吉爾、戴高樂、狄托等元首間之關係，書中推崇季辛吉（Kissinger）為戰略家，並特別指出西方創使「雙重標準」的意旨，也論及人權倡議者對巴勒維王朝的責難。惟對其踐祚以來所施的恐怖手段則諱莫如深隻字未提。

此外有對遠如十四世紀教士們和杜德派（Tudeh party）媚事俄國的譏評，也有巴氏自認為建樹的概述，諸如白色革命（White Revolution）所達獲的土地改革，致力婦女自由，提升其子民的生活標準及弘揚古波斯文化等，至於對政敵迫其遜位出走，巴氏並未作強烈反應，僅於書中用「不光榮的赤黑聯合」和「大恐怖」等字樣微示評責。

巴氏自認為是美國在波斯灣區域的堅強盟國，他在「向歷史交待」中指稱軍隊背叛了他，馴至失去和美國的經濟與軍事之堅強聯繫，世界危機乃迫近眉睫。

寫給爲其祖國受苦與死亡 的伊朗同胞永作紀念！

I dedicate this book to the memory of all those Iranian men and
women who have suffered and died for their country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M. R. Pahlavi",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and underlined.

BY MOHAMMAD REZA PAHLAVI

穆罕默德·雷薩·巴勒維

目 錄

流亡生涯·····	一
過去的歷史·····	三三
從強盛到奴役·····	四〇
往印度的道路與石油·····	四五
我的父親·····	四九
年青人·····	六四
莫沙德·····	八四
自石油時代到原子時代·····	一〇〇
白色革命·····	一〇九
外交政策·····	一三七
赤與黑的邪惡聯盟·····	一五二
從希望到絕望·····	一八五
大恐怖·····	一九〇
結論·····	一九八

流亡生涯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六日，我在墨西哥擬妥「向歷史交待」第一部份草稿時，尚未覺察到它尚有多處須予補充，當時只有提前完稿猶如和時間賽跑的感覺。此後數月，我的健康忽然轉壞，經常發高燒，氣喪神沮，痛苦不堪，在奎納瓦加（Cuernavaca）的醫生最初診斷係肝和瘧疾，後來弄清楚原是六年前在伊朗業經制伏的淋巴腺癌復行發作。如果我繼續住在墨西哥，便須不時飛往豪士敦（Houston）接受特殊同位素手術治療，惟有豪士敦或紐約（New York）才有如此設備的大醫院，而我屢經墨西哥籍、法國籍和美國籍的醫生治療罔效，於是決定到美國去徹底診治。

我並不願意到美國去，打從一九七九年一月我離開德黑蘭（Teheran）起，華盛頓（Washington）方面對我到美國一事便異常冷淡，不過，美國一直明確表示：只要我的安全受到威脅，我隨時可以到美國接受醫療與協助。

當巴哈馬政府受到——我相信是——英國的壓力拒絕我的護照延期加簽時，美國駐巴哈馬大使猶向我重申上述保證。早在此之前，我就不打算住到美國，我何必到明知我不受歡迎的地方去？！不過，我有權利讓我的子女在美國受教育，而且得接受美國卓越醫術的治療。我相信我和西方的聯盟是建立在力量、忠誠和彼此的互信上，惟這項信賴容或已

爲外力導誤而趨向歧途。

到了十月，我的病況迫使我對紐約之行已不容再事猶豫了，我的隨員爲我安排了一番。十月廿二日，走經碎石和柏油混鋪的墨西哥市機場，去搭乘灣流（Gulf Stream）噴射客機。

美國駐墨西哥總領事在乘機附近等我。並爲我備妥入境的一切必要文件，當他看到我時，他的臉上流露出驚訝的神色，他無法想像眼前病軀委頓的我，會是傳聞已久被描述爲侵犯人權壓制百姓的沙皇。彼此寒暄過後，我才強打精神登上飛機。

飛機到達弗特勞德爾（Fort Cauderdale）稍停，辦妥入境的例行手續，然後再起飛一直到拉加底亞（La Guardia）降落，下了飛機，驅車逕赴紐約醫院。我的隨員之所以安排讓我在佛羅里達（Florida）境內辦理入境，係爲避免直接飛到紐約會引起群眾圍觀而關係到安全問題而着想。

離開伊朗迄今已九個月，我在這段期間，充滿了痛苦、震驚、失望與責難。眼見祖國發生的一切，悲愴唏噓幾欲泣血。每天都有謀殺、流血和立即處死的報導。這些恐怖暴行，僅爲柯梅尼有系統的摧毀我在位卅七年所締造的社會結構之一部份，而從前大肆攻擊我的「暴虐政權」之美國人權倡議者，對此卻充耳不聞噤若寒蟬。以是，我體會到美國和許多西方國家，對國際道德操持的雙重標準：有些馬克斯黨徒，把流血事件不當

回事的立場，是可以接受的；社會主義者的政策、中立派，或右翼政府是不可行的。

在我流亡的最初幾個月中，我對西方國家未能認清蘇俄領土擴張主義的設計甚感驚訝，我整個的成年期間，都是與克里姆林（Kremlin）的頭子們比鄰而處，四十多年來，從來沒有看見蘇俄搖擺其政治目標：亟亟為謀求統治世界而努力邁進。莫斯科（Moscow）有的是時間，它可以等待五十多年，採取進兩步退一步，弛而更張，但它永遠不會迷失其最終目標。

我贊成和解與調停，但其遂行的立場卻不能軟弱與猶豫不決，而這兩點，正是美國與歐洲各國政府的特色。如果這些政策不改變，歐洲可能在三年之內全部「芬蘭化」。惟有西方國家擁有實力，至少站在平等的立場來進行磋商，和解才具有意義。一九八〇年世界已險象環生，蘇俄的力量將在一九八三年達到巔峯狀態，倘使其繼續發展下去，號稱世界大國的美國，勢將衰微到極點。

世界地緣政治結構內的力量及其使用，近來已不再是政治分析的流行命題了。今天有些傑出的理論家，輕蔑地說它對那些視國家安全為國際問題關鍵的人們，只不過是徒具精神作用的「加煤站」罷了。但他們忘記當年英國海軍在各大洋為其船隻建立「加煤站」，世界上安全地方何其廣遠，甚至在今天面臨核子飛彈時代，這種傳統力量，仍為國家政策的必需條件。而此力量必須包括海外基地和堅定不移的盟國。一九六八年英國

自東方撤回其在蘇彝士（Suez）的駐軍，當時我爲能夠肩負保護波斯灣（Persian Gulf）的責任而高興，爲了能夠承擔這個新的任務，伊朗方面強化軍事力量，擁有自己的基地和設備，並有能力保護它。我相信我們的盟友英國和美國一定會盡全力支持，這個信念怎麼會放錯地方？！

甚至在我出亡國外的數月前，我仍相信西方國家對於共黨擴張與瘋狂仇外的遏阻，必另有錦囊妙計，以維護自由世界的幸福與繁榮。在離國流亡最初一段日子裡，有天天阿斯萬（Aswan）也會對它作過深思，並且與埃及總統沙達特（President Sadat）約略探討過。但旋爲稍後在埃及和摩洛哥連續發生的事件沖淡思緒，從此也就無暇對它再作進一步的分析了。

剛離開伊朗時，本擬不久就到美國去，可是當我抵達摩洛哥，便開始接到美國一些與其政府有接觸的朋友們的來信，有些還是在卡特政府裡面做事的人，這些來信意思含混雖非友善，但措詞都極爲謹慎：此時或許不適宜你來，你或者稍遲些時日再來，或許我們仍應等待…………。

過了一個月後，這些來信的語氣復轉溫和，他們提示：如果我有意思，我當然可以前來美國。但我已經打消了這個念頭，我怎麼可以到一個未曾爲我安排的地方去？！往深一層想：美國本意怕不正在於此。

迫我移居巴哈馬後，我的簡單想法更獲得了佐證。

巴哈馬是渡假的好去處，按照我的意思，連沙達特總統和摩洛哥國王哈山（King Hassan II）都不打算驚動，儘管離開摩洛哥到巴哈馬去的計畫是臨時突然決定的，但一切進行得很順利，哈山國王特別為我的家屬遠旅巴哈馬而派了架飛機，當我們到達納索（Nassau）國際機場，發覺一切安排都是透過我的新顧問而圓滿解決，這些顧問們都是我好友納爾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從前的助手。

接受巴哈馬政府代表們歡迎過後，我們舉家跨進三架飛往天堂島（Paradise Island）的直昇機，襟懷舒暢，信心乃生。

直昇機在一處高爾夫球場着陸。我們渡假的住所，是國際渡假中心董事長在海邊的一幢舒適的別墅，國際渡假中心整個範圍包括一幢旅館、網球場和游泳池。我們的住處有三間臥室，雖然說不上豪華氣派，但頗合乎我們的需要。打發了新聞記者的攝影採訪，我便從事休息。

在巴哈馬這段期間更其令人心煩神亂，我花了很多的時間收聽德黑蘭電台報導令人沮喪的廣播，柯梅尼的革命法庭已開始審判，每天都有新的暴行消息傳出來，行刑隊不斷的處決我的親朋僚屬。凡曾支持我的人們，房屋被洗劫，財務遭搶走，銀行存款被侵奪，汽車和私人積蓄均被擄掠一空。數週前，我在位期間曾任總理職務甚久的霍偉達（

Amir Abbas Hoveyda) 被處死，使我深感悲痛，但這只是柯梅尼的創子手剛剛開始，其後尚有無數曾在我的政府供職的人員及其家屬，遭受他們輪番凌辱和不斷地虐待，然後被那些所謂·伊斯蘭共和 (Islamic Republic) 者逐出家門。

每當我到渡假居所外邊時，總是被觀光客們衆相圍睹，他們都極客氣友善，經常要求贈予照片並表示他們願支持我和我的家族。因此很多謠言開始透過新聞媒介逐漸展開，說我打算把這座天堂島買下來，我的隨員不斷爲此闢謠，否認而忙碌。對我巴哈馬渡假來說，真是數週的困擾。

我在巴哈馬期間，與美國方面極少接觸，在我即將給束巴哈馬的旅行渡假時，美國大使史華茲 (Schwartz) 始行來訪，不過我的隨員們，倒是和大使館一些人員曾有接觸，透過各種途徑的探試，使我相信我一家人在美國仍會受到歡迎。我可以隨時去美國就醫，華盛頓方面對於我或許會去美國一事頗感不安，這種疑慮感覺和氣氛，可能傳給巴哈馬政府，護照到期前三個星期，我的隨員去辦延期，官方人員說一週內即可辦好，申請轉送到上層核辦時距到期尚有十餘日，但我們已獲悉碍難照準，換句話說這十多日內就得離開巴哈馬，沒有解釋，沒有抱歉，尤其與巴哈馬官員沒有商量的餘地，所有關係都突然冷淡疏遠了。

他們這種態度的轉變，我們有個理論上的看法：很可能是對我有意離此而去有所疑

忌，因為巴哈馬的主要財源係靠賭博收入，這是英國的影響所致，英屬殖民地都是如此，我很久以前即曾懷疑英國的用心和政策，而且我迄未找出理由來改變我的想法，由於美國的冷淡疏遠，英國和往常一樣地敵視我，無怪巴哈馬懦弱的總理竟乖張地要我出境，一點都不顧及我逗留該地會花過巨額的錢。

臨行前兩天，一位年長的官員同我的助理摩爾斯（Mark Morse）連繫，問我是否願繼續留住巴哈馬，對這種反覆無常的政策，我寧願流亡，在伊朗的最後數月，我就曾被美國的政策可靠與否所困而無所適從。

緊接着是下一步應怎麼辦？最可靠的是巴拿馬的一份邀請，那是巴拿馬前駐美國大使賴維斯（Gabriel Lewis）邀我去巴拿馬。爲了某些原因，那時我沒有去，但我派我的兒子雪薩王儲（Crown Prince Reza）前去訪問，他見過托里喬（Torrijos）將軍，且曾到過包括康塔杜拉島（Contadora Island）等地。那裡倒頗適合我們居住。

墨西哥是我列入願去流亡名單中第一個國家，我在位期間曾去訪問過，對該地風土民情印象極佳，並且和羅培茲（Lopez Portillo）的交情頗篤，於是開始傾全力試探去墨西哥的可能性，幾位好友在季辛吉和卡特政府的其他一些人的協助下，與羅培茲總統接觸商洽，在我的巴哈馬簽證到期的兩天前，我獲得訪問墨西哥的邀請。我的助理先

去找房子，在距墨西哥城開車僅需一個半小時的奎納瓦加的一條小街上，找到一處好幾年沒有人居住的大房子，翠綠的庭院，有條小河繞屋蜿蜒流向鄉間，雖是蚊蚋充斥，環境委實幽雅宜人。

六月十日我們飛往墨西哥，乘車離開機場逕赴奎納瓦加，羅培茲總統非常注意我們的安全。避免對外接觸是必需的，巴哈馬就無此措施，故而常在公開露面時被群眾包圍。我的健康到此已漸轉佳，所遇見的人也都友善，氣氛較從前鬆弛了很多，我禮貌性的拜會了羅培茲後，恢復了安靜的社交生活，現在我有時間獨自沈思伊朗的情況，並就其最近所發生的事件和地緣政治關係，重新建立我對自由世界前途看法的哲學觀點。

許多朋友來看我，並幫我處理些事務，我很感激尼克森總統（President Nixon）和季辛吉的來訪，他們都是我所珍視的摯友，他們來看我，不僅顯示他們仍然關心我，更重要的，也關懷我們曾經共同努力尋求解決的重要問題，我和他們兩位都曾作過長談，彼此對地緣政治的看法，和我在位期間美國和伊朗關係密切時的觀點完全相同。

我和尼克森的友誼，是在一九五三年時建立的，當時他是艾森豪威爾（Eisenhower）的副總統，等到他當上總統時，我們間的關係益趨密切，對處理外交事務方面，尼克森總統對人對事都有卓越的看法和瞭解。他決定自越南撤退和對中共建交，乃基於理性、常識和謹慎通達。他對世界權力平衡的正確觀念，為美國爭取到明確的聲望。

在他作總統之前，我們在德黑蘭長談過很多地緣政治問題及有關情勢，例如：我們共同認為一個國家應尋求「自然結合」的盟邦，彼此長遠的利益才能維持，而且要力求避免猜疑嫌隙，真正堅固的聯合，絕非一些遇事軟弱的烏合之衆。尼克森是所有來奎納瓦加看我的美國人中唯一忠於老友的人。

我對亨利季辛吉，是在各種情況中瞭解的，他首先是國家安全會議的指導，其後作尼克森和福特的國務卿，他是位很有成就的政治家，他對美國與國際事務有超人的瞭解，永遠堅守其原則，堅持美國應負責維護世界和平的信念，除其過人的才智而外，他還有兩種特質，聽取別人的意見和高度的幽默感，許多世界赫赫有名的人物，都缺乏這兩種特質。

我們咸認西方共產黨徒或有轉變並開始褪色係歐洲共產主義的神話，法國馬卡茲（George Marchais）與其社會主義者的伙伴們斷線也不須驚奇，一九七七年我訪問波蘭（Poland）和捷克（Czechoslovakia），在華沙（Warsaw）與布拉格（Prague）聽到共黨官方快訊評論說：法國大派團結，將可贏得一九七八年三月的法國國會大選，這是我親耳聽到的，共黨決不願和人分執權力，它要全部歸共黨控制才行，像法國馬卡茲、意大利的伯林格（Berlinguer）和西班牙的卡里洛（Carillo）所領導的既非同盟亦非聯合者才適合它，只有葡萄牙的康赫爾（Cunhal）因擁有實力不肯

屈服並拒絕和它打交道。

共產黨徒是趨向極端的性格，四萬多名古巴（Cuban）籍的僱傭刻正施展殘忍的教唆戰爭以分化非洲，從安哥拉（Angola）到埃塞俄比亞（Ethiopia）四處煽動叛亂。非洲大陸的原料是西方國家工業所必需，其重要性與日俱增，威脅也從而日趨嚴重。許多部落矯稱獨立國家在互相傾軋並轉變鬥爭為內戰，就像柄利劍般刺進南非洲。中國大陸工業衰微，日本爲了本身國防與安定而不願投資，東京迄仍依賴美國核子傘保護，依我個人經驗看，這種保護極爲可憐。

同時，伊朗已陷入混亂，我曾導使邁向進步、強大和其信心的祖國，現已跌倒破碎不停地流血，惟一檻樓而狂熱的老人向其人民述說伊朗既往的不幸、貧窮和動亂。我耗盡心血建立起來的女權基礎化為中古世紀的塵土，許多開始不久而未完成的計畫任其廢棄，我計畫建造兩座核子反應爐究有何效益？第一期最先建造的兩座可以使伊朗電力系統增加二、五〇〇億瓩的供電能力，並可使北部沙漠地區無線電活動所耗能確保安全，新建立許多工廠對學校、醫院和其他社會建設發生了什麼作用？！和還計畫在伊朗設置一座世界最大生產量的肥料廠。

這些夢景迄離墨西哥去紐約作手術治療的夜晚，仍然強烈地縈繞腦際，我們抵達佛羅里達時天已薄暮，飛機掠過半島到弗特勞德機場着地竟降錯地方，原來是我的隨員有